

▼浮生记事

徜徉在游戏里的童年时光

◎蔡波

在幼时的记忆中,父辈们是远离游戏的,于是就有个“谜”萌生在我的心底——不知是他们不屑于做,还是不会做?

记得我曾向他们请教过此事,得到的答案是:丢丢沙包,过家家,跳房子,捉迷藏诸如此类的游戏,他们幼年时都曾玩过,只因过早担负起重重的家务,不得不尚在孩提时,就恋恋不舍地与之作别。随着岁月的增长,活计的繁多,心事的浓重,游戏一事渐而变得疏远,模糊,宛若少小时的穿戴,早被封存于衣箱的底部,不再被翻找出来。幼年时的我们,鲜见与孩子一同做游戏的父母,更不见时下独自在公园放风筝、鞭陀螺、抖空竹的成年人。

一次午间散步时,我们几个“60后”聚在一处提及儿时做过的游戏,兴致之高竟远远超过其他话题。春日的暖风掠过我们不再乌黑的鬓发,对往事的追忆使年近花甲之人仿佛顿时年轻了许多。

我们如数家珍般地道出当年玩过的游戏项目——跳皮筋、跳绳、跳方格(别名跳房子)、翻花绳、撞拐(也叫“斗拐”,南方多称为“斗鸡”)、跳马(类似体操中的跳鞍马,鞍马由人弯下的腰背充当,可逐级升高)、踢毽子、抓沙包、放风筝、打弹珠(也叫弹玻璃球)、滚铁环(别名推铜箍)、抓羊拐(俗称抓嘎拉哈)、打破盒子(类似于打冰壶)、打杂奈(一种手持与板球拍相仿的木板,把一截两头削尖的木棍——称作奈——按下戳起,并像乒乓球一般抽打出去的游戏)、抽陀螺、踢布口袋,等等。

更能提起兴致的,是手工制作各类游戏用具。比如扎风筝,最简单的是被称为“屁股儿”的那种。先用四根苇条或竹木棍扎成一个长方形框框,再把大小相当的一张纸糊在上面,最后拴上几缕拖地用的长布条做尾巴,便大功告成。最难弄到的是风筝线,往往用母亲的缝纫线积攒而成,结得一股又一股的,若

能找到一段长而结实的粗线,便会不由自主地欢呼起来。放风筝时,看见人家式样漂亮的风筝,不知有多羡慕呢。

其他类的玩具亦然。譬如玻璃球,那些小巧些的红绿蓝黄白黑色球最惹人喜爱,最美丽的梦是意外拾到了许多色彩斑斓的家伙;像纸壳牌——习惯上称作“啪叽”,图案越复杂越美观越清晰,就越让人着迷;像弹弓,做弹弓皮条的材料大体有三种:细长的自行车气门芯、注射时扎手腕的止血带、用做自行车内胎的红色胶皮,可以用来做弹弓手柄的,一般是粗亮的铁丝或天然的V型树杈,当然,材料档次有别,用起来感觉也不同。

制作最简单的玩具是铁环,两根铁丝足矣:一根弯成360度的圆圈,即铁环,另一根伸直,上方弯成一个椭圆手柄,下方成一个U型,用来滚动铁环。还有就是陀螺,先选一块适合做陀螺的木料,用刀具削成陀螺状,再用自行车钢珠或箱子的圆盖钉做陀螺珠,把二者粘接牢固即可。至于抽打陀螺的鞭子,则要视手头现有的材料而定,先需顺手,兼顾美观。

制作工序较复杂的是“啪叽”;第一步,用截短的锯条打磨成刀具,把一块做鞋掌的橡胶剪成戳印状;第二步,把剪纸图案用油彩印于橡胶上;第三步,一刀刀精心地阴刻出底版样的模子;第四步则像盖公章一样,把模子浸上印泥,按在一张张纸板上;最后用剪刀剪下一张张带图案的纸版,“啪叽”就做好了。

记忆中,我的儿时游戏最初是参与到女孩子们中间的,比自己大一些的女孩子,邀请我这个大男孩不愿理睬的小弟弟,和她们一起跳房子、跳绳、跳皮筋、踢布袋、玩羊拐子。之后,我才渐渐找到相同年龄段的同性伙伴,玩起属于男孩子的游戏,一些更需要体力和承担风险——女孩称之为野蛮——的游戏,如打破盒子、打杂奈、骑

马、撞拐子,而不必再做一个“被同情”的异性参与者了。

有些游戏则需要男孩女孩共同参与,比如捉迷藏和跳长绳,人越多越好玩。总之,由于我生来体质弱,又加上胆小,那些具有冒险性和暴力特征的游戏,那些比自己身强胆壮的男孩子参与的游戏,比如野浴、掏鸟窝、烧豆鼠子、制作链条枪之类,我只有听闻或旁观的份儿了。

追溯往昔,大家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我们小时候不缺少游戏,有那么多的游戏项目供我们选择,可谓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尽管那时的玩具粗陋不美观,一般都要手工制作,缺少像现在常见的呼啦圈、积木、拼图、魔方、飞镖,以及各种棋类、球类、机械电子类的玩具,但我们仍玩得津津有味。几块泥巴(摔泥巴)、一堆雪(堆雪人)、一张纸片(叠纸飞机)、一根线绳(翻花绳)、一方手帕(丢手绢)、一面小镜子(玩找一找),乃至空空一双手(玩石头剪子布或做手影),就可以打发我们儿时寂寞的时光。

在那个年代,一只铁环可以让男孩子跑遍大街小巷,一根线绳可以在女孩子的一双巧手中变出锦绣花样,那种陶醉忘返和怡然自得,曾经让我们忘记所有烦恼。而且,我们也有更多的闲暇,利用简单的材料,动手动脑做出属于自己的玩具,既因袭和继承了传统的技艺,又能打开一片独具风姿和色彩的游戏天地。有了这些,足以让当年的我们乐在其中,也足以给今天的我们留下韵味绵长的追忆。

春天里做柳哨吹柳叶,夏天里捉蝴蝶斗蟋蟀,秋天里拾叶梗“勒宝”,冬天里堆雪人、打雪仗、雨天里摔泥巴,雪地里埋麻雀,水中放纸船、打水漂,冰上溜冰、打陀螺、滑冰车,大风天里放风筝、转风车,无风日吹肥皂泡、放气球,炎炎伏天打水枪、“打狗刨”……

一年四季,风雨冰雪,山上水中,室

▼灯下漫笔

也说幸福

◎赵祥延

幸福话题是一个历久弥新、见仁见智的人生题目,与单纯的快乐相比,幸福是一种更深入、更持久、更稳定的精神状态。从精神和物质对于人生幸福的影响来看,幸福程度与物质资料占有量并不成正比关系,也就是说,物质资料的丰富与否对人生幸福与否并不起决定作用。

应当说,生活资料的持续供给和精神生活的不断丰富对于个体的幸福来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由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同,每个人对于幸福的理解正如禅家所言:千江有水千江月。我国著名美学专家朱光潜的观点,即人既然活着,就有生命力,就要动,就要让自己的生命力有用武之地。自己的生命力和冰果车一样(理发师傅的器具声和卖冰棒者的吆喝声格外吸引小孩子,不经意间,那些游戏也无声无息地踪影不见了。潮流无情变换,岁月带走了早年的多少盛景,身影、声音、物什、游戏只存在于某段时空,而留下的残片却无从辨识。

荷兰学者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一书中说:游戏是开放在自然之外的“一朵鲜花”,当你接受游戏的时候,你就接受了心灵。我曾在儿时闻到过它的芬芳,有那么多闲暇,有那么多自由创造,有那么多沉醉和痴迷的瞬间。尽管伴随着生活物资的短缺和简陋,而一种传统却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得以延续;尽管旧时玩伴的模样难以忆起,有些游戏的细节已然淡忘,或者说游戏在成年后渐渐退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总有一种无形的美好留存于生命中,温馨于其间弥漫开来,那份心灵的天真尚未因岁月的流逝而湮灭。

那么,这一认识对我们提升幸福程度有什么现实意义呢?首先,我们可以用来衡量自己是否幸福,如果感到不幸福,不妨考虑一下阻碍自己生命力的合理宣泄的羁绊是什么;然后,再用自己的生命力将这些绊脚石挪开或掩埋,生命力的合理宣泄就换来了内心的幸福自在。

梁启超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少年中国说》,在那个时代疾呼“少年精神”。前人所谓的“少年”就是今天我们通常所谓的青少年,包括青年和少年。众所周知,青少年时代是一个思想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约束,自由奔放、锐意进取的时代,也是最具有创新精神的时代,是生命力最活跃的时代。这个时代应该是最容易获得幸福的时代。

虽然年少具有不谙世事、敢作敢

为、大开大合的遗憾,但这也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可贵之处,应该合理地疏导之、启发之,使之有所成就。所谓的“少年老成”似乎不大可取,有人尚未至而立之年却整天一副缩手缩脚、唉声叹气、“前怕狼,后怕虎”的样子,或者做事浅尝辄止即议论勃发,为人故作高深、事后诸葛之类的“老成”也不少。

这就有一个问题凸现出来,我们能否一直能保持这种“少年精神”?也许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只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坚持“少年精神”,就会变成一种对人生不断过滤、沉淀的积极的进取态度。

也就是说,坚持“少年精神”才能应用好自己的生活阅历,通过社会实践,在正确的人生目标的引导下,合理地疏导和宣泄自己的生命力,以获得幸福感。因此,人的形体不妨就尾随于自然,而其精神状态是可以坚持“少年精神”的,并且这种坚持带来的是持久的幸福。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却出现了精神空虚的问题,这一现象值得深思。从物质资料和精神生活的消长来看,随着社会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人们的生活本应更加充实美好,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本来无可厚非,是人类生产力巨大进步的成果,问题在于我们的精神生活并没有跟上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的速度,实际上正相反,精神空虚、生活乏味无聊成了困扰某些人的问题之一。有人撰文指出,发达国家(比如瑞典)国民自杀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堪于物质生活的安逸和精神的空虚无聊。

保持“少年精神”,让自己的生命力有用武之地。在这一过程中,付出的是辛勤的劳动,收获的是沁人心脾的幸福,这才是更加持久的幸福,人的内心才能更加安宁、平和、自在,也才能更加饱满。



史若虚与里仁街



的戏曲艺术教育体制和教学体系,废除封建师徒制、包身制和打骂体罚制度。先后聘请王瑶卿、萧长华、刘喜奎、侯喜瑞、姜妙香、谭小培、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郝寿臣等名角到戏校任教。

1978年,史若虚出任中共戏校领导小组组长,同年戏校扩大建制为中国戏曲学院。之后,他担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主持学院大专班的招生工作。

王宁 文/图

▼生活物语

常温

◎夏学军

研究表明,长期吃过热的食物,对口腔和消化道有很大的伤害,幸好我喜欢常温的食物。虽然有些食物趁热吃更美味,无奈我对“热”太敏感,总要放到常温后才吃。

生活中也是,我喜欢常温的环境。生活在东北,冬天从来不喜欢睡电热毯,夏天再热,空调温度也在25度,所以我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在四季如春的昆明定居。

对于喜欢的事情和人,保持一种有节制、不温不火的状态。有朋友说我过于理智,显得有些冷淡了。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也不是这样的,慢慢成熟后才渐渐明白,无论友情还是爱情,还是常温的好,只有常温的,才是舒服的,才能够细水长流,才能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和消磨。

记得有一句话:温暖总比火热更长久。温暖,仿佛娓娓道来,恰似细水长流,如同俗世里常温下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它相比“呼啦”一下子燃烧起来的情感更稳定,也是更长久的“慢到达”。

生活是件漫长又严肃的事,再激烈

的情爱欢喜都会化作灶前案边那些细微入骨的小事,把深情都藏在一蔬一饭里,这大概就是最好的感情吧,不浓不淡,温暖如常。

另一种“慢到达”该是我们的理想吧。追逐的过程中,总是希望一步到达,平步青云般直抵目标。其实哪有什么康庄大道啊,路遇的沟沟坎坎如九九八十一难,其间如果还能记得初心,已是难得了。

实现梦想需要一番曲折,只有坚持拥有一种常温与平和的心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里,稳中求胜,才能一步步接近理想的庄园。

不管过程有多艰难,付出的汗水和泪水,也洗去了浮躁,并慢慢懂得:追寻梦想的过程,其实也是克制欲望和去除浮躁的过程,即使最后没有取得想要的成功,历练出常温般平稳的心

态也是收获。

就连生病,不论中医西医,医嘱都是“温开水服药”,这样才能更好地将药效发挥出来。小时候是惧怕吃药的,难以忍受它的苦,总是在母亲温情软语下,犹犹豫豫地吃下去。与此相比,更惧怕自己犯错时母亲温婉如常的批评。不小心犯了错,不怕父亲大吼甚至体罚,却最怕母亲不打不骂,只是叫我坐下,面对面指出我的错。每当这场景出现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犯的错一定是很严重的。母亲没有太多文化,却懂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比火辣辣的打骂更具威力,如常温之水送服的良药,医治身心。



《理论与评论》发刊词

本刊筹备多时,历经艰苦,终于今日面世。创刊伊始,兹谨述我们出版这一刊物的初衷、宗旨和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着社会各界行动起来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理论和思想,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的新形势下,学术界迫切需要一份思想性、战斗性的刊物,敢于直面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旗帜鲜明地批驳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清晰而响亮地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声音。沐浴着党的十九大的春风,由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主管,中共福建省委讲师团和福建师范大学主办,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理论与评论》杂志与您见面了。本刊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高端、前沿、新锐的思想光芒和理论锋芒,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和独特价值,审视和引领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展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和学术力量,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战斗品格,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使命和历史使命。

本刊希望成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站在时代潮头,把握理论方向的前沿阵地,汇聚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想高地,以理论探索和理论评论的方式推进理论创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成为向中国乃至世界奉献的具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

《理论与评论》编辑部
二〇一八年一月

《理论与评论》(双月刊)

2018年第1期目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和平发展道路战略思想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习近平中国道路思想的理论阐释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家笔谈

党的十九大的划时代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科学与内涵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中国未来社会政策的调整

大家专稿

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

理论前沿

马克思主义与有神论关系的两个问题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学科创新发展思考

探索与争鸣

从过程神学到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转换

慎待有机马克思主义

域外观点

文明的危机及其对左翼的挑战

李慎明

吴波

冯顺利

戴木才

陶文昭

程美东

卫兴华 黄丽云

田心铭

黄蓉生

左鹏

陈永森

[厄]米里亚姆·兰著 蔡华杰译